幻化錄 八

氣 三八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
援紫藟坐碧艸春至
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
巴陵道坡翁称其詞意
清遠非喫烟火食人語也

九雲夢卷之三

楊少遊夢遊天門　賈春雲巧傳玉語

此時天子進候於太后太后使蘭陽與鄭氏避于挾室迎帝謂曰予爲蘭陽婚事使收楊家之幣而終有傷於風化與鄭女並爲夫人則鄭家不敢當矣使鄭氏爲妾則亦近於強脅矣今日予召見鄭女鄭女美且才足與蘭陽爲兄弟也以此予既以鄭女爲養女欲與同歸於楊家此事果如何也上大悅賀曰此盛德事也可謂與天地同大矣自古深仁厚澤未有及

太后曰帝言是矣上又曰娘〻愛英陽至此實國朝
所未有也臣亦仰請者有之矣乃以秦中書前後之
事數奏曰彼之情勢殊甚惻隱其父雖以罪死其祖
先皆本朝臣子欲曲收其情以為御妹從嫁之媵娘
〻幸矜而頷情太后顧兩公主蘭陽曰秦氏曾以此
事言於小女矣小女與秦氏情分既切不欲相離雖
未聖教小女亦有是心矣太后召秦彩鳳下教曰兒
女與汝死生相隨之意故特使汝為楊尚書媵侍汝
之至願畢矣此後須更竭誠悃以報公主之恩秦氏

感泣涙下潄〻矣謝恩後太后又下教曰兩女婚事
予既快定而忽有喜鵲来報吉兆予令兩女已作喜
鵲之詩矣汝亦得依放之所可與同其慶作其詩也
蔡氏承命即製進其詩曰
喜鵲査〻繞紫宮鳳仙花上起春風安巣不待南
飛去三五星稀正在東
太后與帝同看喜曰雖咏雪之蔡女瞠乎下矣詩中
亦引周詩雖能嫡妾之分此所以尤美也蘭陽公主
曰喜鵲詩〻料本来不多且小女兩人既已先作後

来者無可下手處也曹孟德所謂繞三匝無枝可棲
者本非古語取用甚難也此詩雖引孟德子美之詩
及周詩之句合成一句而天然渾然無斧鑿之痕三
家文字有若爲蔡氏今日事而作也太后曰古来女
子中能詩者惟班姫蔡女卓文君謝道蘊四人而已
今才女三人同會一席可謂盛矣蘭陽曰英陽姐〻
侍婢賈春雲亦奇矣時日將暮上敀外殿兩公主同
退宿於寢房翌曉鷄鳴初鄭氏入朝於太后請敀曰
小女入宮之時父母必驚懼今欲敀見父母以娘〻

恩澤小女榮寵誇詡於門欄家族伏願娘娘許之太
后曰女兒何可輕離大內予與司徒夫人亦有相議
事矣郎下教於鄭府使崔夫人入朝鄭司徒夫妻因
小姐使婢子密通驚慮初弛感意方深矣忽承詔旨
忙入內殿太后引接曰予舉來令愛不但欲見其貌
蓋爲蘭陽婚事矣一接手容心乎愛矣遂爲養女凡
於蘭陽意者寡人前生之女子今世誕生於夫人家
矣英陽旣爲公主則當加之以國姓而予念夫人無
子不改其姓惟夫人領我至情崔夫人受恩感激叩

頭曰臣妾晩得一女愛之如玉及其婚事一誤禮幣還送老臣竜骨俱碎惟願速死不見其可憐之形矣貴主累枉於蓬蓽之下屈其尊體下交賤息仍與携入宮禁使被廣世之恩章此葉於朽木水於涸魚惟當竭髓殫力以效報答之悃而臣妾夫年老病深心長髮短既不能奔走職事以貢微勞妾亦彫謝癃廷與鬼為鄰亦末由追逐宮城自服掖庭掃灑之役卽山之恩將何以仰報乎惟有千行感淚河傾雨瀉而已乃起而拜伏而泣復袖已龍鍾矣太后為之嗟歎

又曰英陽已爲吾女夫人更不可挈去矣崔氏俯伏奏曰臣妾何敢辭故於家中乎但母女不得團聚稱誦如天之德是可欠也太后笑曰不越乎行禮之前也惟夫人勿憂也成婚之後蘭陽亦托於夫人矣夫人視蘭陽亦如寡人之視英陽也仍召蘭陽與夫人相見夫人重謝前日之褻慢太后曰聞夫人左右有才女賈春雲可得見乎夫人即召春雲入朝於殿下太后曰美人也更進之前曰聞蘭陽之言汝曾夢江淹之錦可能爲寡人賦乎春雲奏曰臣妾何敢唐突

於天威之前乎然試欲聞題矣太后以三人詩下之
曰汝能為此語乎春雲來筆硯一揮而製進其詩曰
報喜微誠祇自知虞廷幸逐鳳凰儀秦樓春色花
千樹三繞寧無借一枝
太后覽之轉示兩公主曰吾聞賈女雖才而豈料其
品之至斯耶蘭陽曰此詩以鵲自比其身以鳳凰自
比姐々得體矣下句疑小女不許相容欲借一枝之
棲而集古人之詩採詩人之意鎔成一絕思妙意精
真善竊狐白裘手也古語云飛鳥依人々自憐之賈

之謂也仍令春雲退與㮮氏接顔公主曰此女中書

郎華陰㮮家女子與春娘同居偕老之人也春雲答

曰此無乃作楊柳詞之㮮娘子乎㮮氏驚問曰娘子

因何人而聞楊柳詞乎春雲曰楊尚書每𢚩娘子輒

誦此詩妾亦獲聞之矣㮮氏感愴曰楊尚書不忘妾

矣春娘曰娘子何爲此言也尚書以楊柳詞藏之於

身見之而流涕咏之而發嘆娘子獨不知尚書之情

何也㮮氏曰尚書若有舊情則妾雖不見尚書而死

無所恨矣仍言紈扇詩首末春娘曰妾身上釗又指

環皆其日所得也宮人忽來報曰鄭司徒夫人將還
故矣兩公主復入侍坐太后謂崔夫人曰楊尚書未
幾當還前日禮幣自當復入於夫人之門而復受既
退之幣頗涉苟且況英陽是吾女兩女婚禮欲並行
於一日夫人許否崔氏伏地曰臣妾何敢自專惟娘
〻命矣太后笑曰楊尚書爲英陽三抗朝命予欲一
瞞之矣諺曰凶言反吉待楊尚書來瞞言鄭小姐因
病不幸曾見尚書疏中有曰與鄭女相見合巹之日
欲見尚書能解舊面否崔氏承命辭故小姐拜送於

殿門之外召見春雲容授瞞了尚書之謀春雲曰妾
爲仙爲鬼欺尚書者多矣至再至三不亦大褻乎小
姐曰非我也太后有詔也春雲含笑而去此時楊尚
書以白龍潭水飲將士士氣無前皆願一戰尚書指
授方畧一皷直進賛普纔受裊烟所送之珠知唐兵
已過盤蛇谷大懼方議詣壘而降吐蕃諸將生縛賛
普至唐營而降元帥更整軍容入其都城禁止暴掠
撫安百姓登崑崙山立石頌大唐威德遂振旅奏凱
將向京師至真州正當仲秋也山川蕭瑟天地搖落

寒花釀酣斷鴈流哀令人有羈旅之悲矣元帥夜入
客館懷抱甚惡遥夜漫〻不能假寐心下自想曰一
別桑楡三閱春秋堂中鶴髮想非舊日而扶護疾恙
可托何人定省晨昏可期何時嗚釼之志雖展於今
日列鼎之養不及於親闈子職虗矣人道廢矣此古
人所以悲風樹之不停望太行之感興者也况數年
奔走内事無主鄭家親禮難保無他所謂不如意者
十常八九此也今我復五千里之地平百萬衆之賊
其功亦爲不少矣天子必用封建之典以酬驅馳之

勞我若還其職辭陳其誠懇請許鄭家之婚則或有
允俞之望矣念及於此心事小寬乃就枕而睡一夢
蘧〻飛上天門九重七寶宮闕丹碧煌〻五彩雲霞
光影翳〻侍女兩人來謂尚書曰鄭小姐奉請尚書
矣尚書從侍女而入廣庭弘敞仙花爛熳仙女三人
並坐於白花樓上其服色如后妃而娥眉清秀兩眸
流彩望〻如碧玉明珠依疊交映也方依曲欄手弄
瓊蘂見尚書至離席而迎分席而坐上席仙女先問
曰尚書別後無恙否尚書定睛詳見認是昔日論曲

之鄭小姐也驚愕欲倒欲語未語仙女曰今則我已別人間來遊天上緬懷疇曩如隔兩塵君子雖見妾之父母難聞妾之音耗矣仍指在傍兩仙女曰此郎織女仙君彼乃戴香玉女與君子有前世之緣願君子無念妾身與此兩人先結好緣則妾亦有所托矣尚書望見兩仙女坐末席者面目雖慣而不能記也少焉鼓角齊鳴蝴蝶忽散乃一夢也因想夢中說話皆非吉兆乃撫心自嘆曰鄭娘子必死矣不然我夢何其不吉耶又自解曰有思者有夢或因相思之功

而有此夢耶桂蟾月之薦杜鍊師之媒未必非月姥之指而複釰未合九原遽屬則所謂天者不可必也理者不可諶也反凶為吉或者我夢之謂也久之前軍至京師天子親臨渭橋以迎之楊元帥着鳳絲紫金盔穿黃金瑣子甲乘千里大宛馬以御賜白旄黃鉞龍鳳旗幟擁前衛後排左列右鎖賛普於檻車着在陣前西域三十六道君長各執琛賚之物隨其後軍威之盛近古所無觀光之人亘百里是日長安城中虛無人矣元帥下馬叩頭拜謁上親扶而起慰其

遠役之勞奬其大功之遂即下詔於朝廷依郭汾陽
故事裂土封王以侈賞典尚書露誠力辞終不受命
上重違其懇意下恩旨以楊少遊爲大丞相封魏國
公食邑三萬戸其餘賞賜不可勝紀楊少遊隨法駕
入闕祇肅天恩上即命設太平宴以示禮遇之恩詔
畫其像貌於麒麟閣丞相自闕下來鄭司徒家鄭家
門族皆會外堂迎拜丞相各自献賀丞相先問司徒
及夫人安否鄭十三答曰叔父叔母身雖撐保而自
遭妹氏之喪哀傷過節疾病頻作氣力比前大減未

能出迎於外堂望丞相與少爷同入內堂如何丞相
猝聞是言如癡如狂不能遽問過食頃乃問曰岳丈
遭何人之喪耶鄭十三曰叔父本無男子只有一女
而天道無知於斯暮境傷懷寧有其極丞相入見慎
勿出悲慽之言丞相大驚大慽言纔入耳流淚已濕
錦袍矣鄭生慰之曰丞相婚媾之約雖同於金石私
門不幸大事已誤望丞相思唯義理勉自排遣丞相
拭淚而謝之與鄭生入謁於司徒夫妻惟欲賀而已
不及小姐之夭慽丞相曰小婿幸賴國家之威靈猥

受封建之濫賞方欲納官陳懇以回天聽得成疇昔
之約矣朝露先晞春色已謝烏得無存沒之感乎司
徒曰彭殤皆命哀樂有數天實爲之言何益哉今日
郎一家慶會之日不必爲悲楚之言也鄭十三數目
丞相丞相止其言辭故園中春雲迎謁於階下丞相
見春雲如見小姐尤切悲懷餘淚又汪然數行下流
春雲跪而慰之曰老爺老爺今日豈老爺悲傷之日
乎伏望寬心收淚俯聽妾言吾娘子本是天仙暫時
謫下故上天之日謂賤妾曰汝自絕楊家而復從我

矣今我已棄塵界汝其更故於楊尚書侍其左右尚書早晚還敀如念妾而悲懷汝須以妾意傳之曰禮幣已還則便是行路之人死有前日聽琴之嫌乎思念過度悲哀踰制則是慢君命而循私情貽累德於已亡之人可不愼哉且或酹奠墳墓或弔或哭靈幄則是待我以無行之人豈無憾於地下乎且曰皇上必待尚書之還復議公主之婚吾聞關雎之威德合爲君子之配匹必順受君命無陷罪戾是我望也丞相聞言益切愴然曰小姐遺命雖如此我何能無悲

懐耶況小姐臨沒眷念少遊也如此我雖十死而報小姐恩德難矣仍說真州夢事春雲下淚曰小姐必在玉皇香案前丞相千秋萬歲後豈無會合之期哉慎勿過哀以貴體有傷也丞相曰此外小姐又有何言乎春雲曰雖有他言不可以春雲之口仰達矣丞相曰言無淺深汝其悉陳春雲曰小姐又謂妾曰我與春娘即一身尚書若不忘我視春雲如吾而終始勿棄則我雖地中孤魂如親受尚書之恩也丞相尤悲曰我何忍棄春娘乎況小姐有付托之命我雖以

織女爲妻以宓妃爲妾誓不負春娘也

合巹席蘭陽相諱名　獻壽莚鴻月復擅塲

明日天子召見楊尚書下教曰頃者爲御妹婚事太后特下嚴旨朕亦不平矣今聞鄭女已死而御妹婚事待卿還朝蓋久矣卿雖思念鄭女死者已矣卿方少年堂上有大夫人則甘毳之供不可自當况且大丞相官府女君不可無矣魏國公家廟亞獻不可闕矣朕已任丞相府及公主宮以待成禮之日御妹之婚今亦不可許乎丞相叩頭奏曰臣前後拒逆之罪

實合斧鉞之誅而聖教荐下玉音春温臣誠感殞不
知死所前日之累抗嚴教有所拘於人倫而不獲已
也今則鄭女已亡矣臣詎敢有他意乎但門戶寒微
才術空疎恐不合於駙馬之尊位也上大悦卽下詔
於欽天官使擇吉日太史以秋九月望日奏之只隔
數十日矣上下教於丞相曰前日則婚事在於可否
間故不言於卿矣朕有妹兩人皆賢淑非凡骨也雖
欲更求如卿者何處可得乎是以朕恭承太后之詔
欲以兩妹下嫁於卿矣丞相忽憶眞州客館之夢大

異於心伏地奏曰臣自被椒掖之揀欲避無路欲走無地未得置身之所矣苐功致寇之懼也今陛下欲使兩公主共事一人之身此則自有人國家以來所未聞者也臣何敢承當乎上曰卿之勳業足爲國朝苐一彝鐘不足銘其功也苐土不足償其勞也此朕所以匚兩妹事之且御妹兩人友愛之情皆出於天立則相依坐則相依每願至老死不相離此太后娘匚意也卿不可辭也且宮人秦氏世家士族也有姿色能文章御妹視如手足待以心腹欲以爲媵於下

嫁之日故先使卿知之矣丞相又起謝時鄭小姐為公主在宮中日月多矣事太后以孝以至誠與蘭陽及秦氏情若同氣敬愛深至太后益愛之婚期既迫從容告於太后曰當初以蘭陽定次之日冒居上座實涉僭越而一向固辭似外娘々之恩眷故黽勉從之而本非我意也今敢於楊家蘭陽若辭第一位則此大不可惟望娘々及聖上參其情禮正其位次使私分獲安家法不紊蘭陽曰姐々德性才學皆小女之師也姐々雖在鄭門小女當如趙衰之讓位既為

尼昇之後豈有尊卑之分乎小女雖爲第二夫人自
不失帝女之尊而若恭居上元之位則娘娘之意果
安在哉姐姐必欲讓於小女則小女不願爲楊家婦
也太后問於上上曰御妹之讓出於中心未聞自古
帝王家貴主有此事也願娘娘嘉其謙德成其美意
也太后曰帝言是也乃下教以英陽公主封魏國公
左夫人以蘭陽公主封右夫人以秦氏本大夫女爲
淑夫人自古公主婚禮行於闕門之外官府矣是日
太后特令行禮於大內至吉日丞相以蟒袍玉帶與

兩公主成禮威儀之盛禮貌之偉不煩道也禮畢入座綦淑夫人亦以禮納拜於丞相仍侍公主丞相賜之座三位上公齊會一席光揺五雲影眩千門丞相雙眸纈亂九䰟超忽只疑身在於黒甛鄉也是夜與英陽公主聯衾早起問寢於太后太后賜宴皇上及皇太后亦入侍太后終夕罄歡是夕又與蘭陽公主并枕第三夜往于綦淑人之房淑人視丞相輒潸然垂涕丞相驚問曰今日笑則可泣則不可淑人之淚抑有思乎綦氏曰不記小妾可知丞相之已忘妾也

丞相小頃乃悟卽就執玉手而謂曰君得非華陰秦乎彩鳳無語轉咽聲不出口丞相曰吾以娘子謂已作泉下之人矣果在宮中也華州相失娘家慘禍予欲無言娘豈欲聽自客店逃亂之後何嘗一日不思吾娘子而只知其死不知其生今日得遂舊約實是吾慮之所未及亦豈娘子之所期乎卽自囊中出示秦氏之詞秦氏亦探懷中奉呈丞相之詩兩人楊柳詞依俙若更和之日也各把彩箋摧腹叩心而已秦氏曰丞相惟知以楊柳詞共結舊日之約而不知以

紈扇詩得成今日之緣也遂開小篋出画扇示丞相
仍備陳其事曰此皆太后娘〻及萬歲爺〻公主娘
〻之洪恩盛德也丞相曰其時避兵於藍田山還問
店人則或云娘子沒入於掖庭或云爲孥於遠邑或
云亦不免兵禍雖未知的報更無可望不得已求婚
於他家而每過華山渭水之間身如失侶之鴈心若
中鉤之魚皇恩所及雖與會合夢有不安於心者店
中初約豈以小星相期而終使娘子屈於此位慚愧
何言秦氏曰妾之薄命妾亦自知故曾送乳媪於店

舍也郎若娶室則自願爲小室矣今居貴主之副位榮也幸也妾若怨恨則天必厭之是夜舊誼新情比前兩宵尤親密矣明日丞相與蘭陽公主會於英陽公主房中閑坐傳杯英陽低聲招侍婢請秦氏丞相聞其聲音心中自動悽黯之色忽上於面蓋曾入鄭府對小姐彈琴聞其評曲之聲音此容貌尤慣矣此日聞英陽之聲如自鄭小姐口中出也旣聞其聲又見其言則聲亦鄭小姐也貌亦鄭小姐也丞相暗想曰世上果有非兄非弟非親戚而酷相類者也吾約

鄭氏之婚也意欲同生同死矣今我已結伉儷之樂而鄭氏孤寃托於何處耶我欲遠慊旣未一酹於其墳又孤一哭於其殯吾負鄭娘多矣存於中者發於外復淚汪〻欲滴鄭氏以水鏡之心不知其懷抱間事乎乃整衽而問曰妾聞之主辱臣死主憂臣辱女子之事君子如臣之事君今相公臨觴忽惻〻不樂敢問其故丞相謝曰小生豈諱於貴主哉少遊曾往鄭家見其女子矣貴主聲音容貌恰似鄭氏女子故觸目興思悲形於色遂令貴主有疑貴主勿恠也英

陽聽訖顏頗微赤忽起入內殿久不出使侍女請之侍女亦不出蘭陽曰姐〻太后娘〻所寵愛也性頗驕傲不如妾之殘劣也相公比鄭女於姐〻姐〻以此有未妥之心丞相即使秦氏謝罪曰少遊被酒以醉妄發貴主若出來則少遊當如晉文公請自囚矣秦氏久而出來無所傳之言丞相曰貴主有何語秦氏曰怒氣方峻言頗過中賤妾不敢傳矣丞相曰貴主過中之言非淑人之愆也須細傳之秦氏曰英陽公主有言曰妾雖殘劣即太后娘〻之寵女鄭女雖

奇不過為閭閻間賤微女子禮曰式路馬此非馬之敬也敬君父之所乘也君父之馬尚且敬之況君父所嬌之女乎相公若敬君父而尊朝廷也固不可以妾比之於鄭氏況且鄭女曾不顧念自矜其色與相公接言語論琴曲不可謂持身有禮也其濫可知矣自傷婚事之蹉跎身致幽鬱之疾病終至夭逝於青春亦不可謂多福之人也其命最奇矣相公何曾比予於是乎昔魯之秋胡以黃金戲採桑之女其妻即赴水而死妾何可以羞顏對相公乎不願為無行人

之妻也且相公記其顏面於已死之後卞其聲音於久別之餘此必挑琴於卓女之堂偷香於賈氏之室其行之汚迹於秋胡妾雖不能效古人之投水自死誓不出閨門之外終身而死矣蘭湯性質柔順不與我同惟願相公與蘭湯偕老丞相大怒於心曰天下安有以女子而怙勢如英湯者乎果知駙馬之苦也謂蘭湯曰我與鄭女相遇自有曲折矣今英湯反以淫行加之於我無損而但辱及於己骨之人是可歎也蘭湯曰妾當入去開諭姐〻矣即回身而入至日

暮亦不肯出来燈燭已張於房闥吳蘭陽使侍婢傳
語曰妾遊説百端姐〻終不回心妾當初與姐〻結
約死生不相離苦樂必相同以矢言告之於天地神
祇姐〻若終老於深宮則妾亦終老深宮姐〻若不
近相公則妾亦不近於相公望相公就淑人之房穏
度今夜丞相怒膽撑膓堅忍不泄而虚帷冷屏亦甚
無聊斜依寝席直視秦氏秦氏郎秉燭導丞相啟寝
房焼龍燭於金爐展錦衾於象床謂丞相曰妾雖不
敏嘗聞君子之風禮云妾御不敢當夕今两公主娘

娘皆入内殿妾何敢陪相公而經此夜乎惟相公安
寢當退去矣郎從容步去丞相以挽執為苦雖不留
止而是夜景色頗冷淡矣遂垂幌就枕反側不安自
語曰此輩結倘挾詐侮弄丈夫我豈肯哀乞於彼哉
我昔在鄭家花園時晝則與鄭十三大醉於酒樓夜
則與春娘對燭飲酒無一日不閑無一事不快矣今
為三日駙馬已受制於人乎心甚煩惱手拓紗窓河
影流天月色滿庭乃曳履而出巡簷散步遠望英陽
公主寢房繡戶玲瓏銀缸煇明丞相暗語曰夜已深

矣宮人何至今不寢乎恐出跫音舉趾輕步潛進窓
外則兩公主談笑之響博陸之聲出外矣暗從櫳隙
而窺之則秦淑人在兩公主之前與一女對博局柷
紅呼白其女子轉身挑燈正是賈春雲也元來春雲
欲觀光於公主大禮入來宮中已屢日而藏身掩跡
不見丞相故丞相不知其來矣丞相驚訝曰春雲胡
至於此耶必公主欲見而招來也秦氏忽改局設馬
而言曰既無賭物殊覺無味當與春娘爭賭矣春雲
曰春雲本貧女也勝則一罷酒肴亦幸矣淑人長在

貴主之側視彩錦如麁織以珍羞為藜藿欲使春雲
以何物為賭乎彩鳳曰吾不勝則吾一身所佩之香
粧首之飾從春娘所求而與之娘子不勝從我請也
是事於娘子固無所費也春雲曰所欲請者何事所
欲聞者何語彩鳳曰我頃聞兩位公主私語春娘為
仙為鬼以欺丞相云而我未得其詳娘子負則以此
事贅為古談而說與我也春雲乃推句向英陽公主
而言曰小姐小姐平日愛春雲可謂至矣何以為此
可笑之說悉陳於公主乎淑人亦既聞之宮中有耳

之人孰不聞之春雲自此以何面目立於丞相乎彩

鳳曰春娘子吾公主何以爲春娘之小姐乎英陽公

主即吾大丞相夫人魏国公女君年甚雖少爵位已

高豈可復爲春娘之小姐乎春雲曰十年之口一朝

難變争花鬬草宛如昨日公主夫人吾不畏也仍琅

〻而笑蘭陽公主問於英陽曰春娘語尾小姝亦未

及聞之丞相其果見欺於春娘乎英陽曰相公之見

欺於春雲者多矣無薪之突煙豈生乎但欲見恇㤼

之狀矣寘頑太甚不知悪畏古所謂好色之人色中

餓鬼者果非誣也鬼之餓者豈知鬼之可惡乎一座皆大笑丞相方知英陽公主之為鄭小姐如逢地中之人徒切驚倒之心欲直入閨窓突入而旋止曰彼旣瞞我〻亦瞞彼矣乃潛眠於秦氏之房披衾穩寢天明秦氏出來問於侍婢曰相公已起否侍女對曰未也秦氏久立帳外朝旭滿窓朝饌將進而丞相不起時有呻吟之聲秦氏問曰丞相有不安節乎丞相忽睜目直視有若不見人者且往〻作譫語秦氏問曰丞相何為此譫語耶丞相慌亂錯莫者久之忽問

曰汝誰也綦氏曰丞相不知妾乎妾郎綦淑人也丞
相曰綦淑人誰也綦氏不荅以手撫丞相之頂曰頭
部頗溫可知丞相有不平之候矣然一夜之間疾何
痊耶丞相曰我與鄭女達夜相語於夢中我之氣候
安得平穩乎綦氏更問其詳丞相不荅翻身轉卧綦
氏劫悶使侍女告于兩公主曰相公有疾速臨診視
英陽曰昨日飲酒之人今豈病乎不過欲使吾輩出
頭也而已綦氏忙入告曰丞相神氣恍惚見人不知
猶向暗裏頻吐狂言奏於聖上召太醫治之如何太

后聞之召公主責之曰汝輩之瞞戲丞相亦已過矣而聞其疾重不即出見是何事也是何事也急出問病〻勢若重促召太醫中術業最妙者而治之英陽不得已與蘭陽詣丞相寢所留堂上先使蘭陽及秦氏入見丞相見蘭香或搖手或瞋兩瞳初若不相識者始作喉間之聲曰吾命將盡矣要與蘭陽相訣英陽何往而不來乎蘭陽曰相公何為此言乎丞相曰去夜似夢非夢聞鄭氏來我而言曰相公何負約耶仍盛怒呵責以真珠一掬與我〻受而吞之此實

幽微也閉目則鄭女壓我之身開眸則鄭女立我之前此鄭女怨我之無信而奪我之修期也我能生乎命在煦刻間矣欲見英陽者蓋以此也言未已又作昏困斷盡之形回面向壁又發胡亂之說蘭陽見此擧止不得不動而憂慮大起出言於英陽曰丞相之病似出於憂疑非姐〻不可醫矣仍言病狀英陽且信且疑跏躅不入蘭陽携手同入丞相猶作譫語而無非向鄭氏之說也蘭陽高聲曰相公相公英陽姐〻来矣開目而見之丞相乍擧頭頻揮手有欲起之

狀秦氏就身扶起坐於床上丞相向兩公主而言曰少遊偏蒙異數與兩位貴主結親方欲同室而同穴矣有若拉我而去者將不得久留矣英陽曰相公識理之人也何為浮誕之言也鄭氏設有殘魂餘魄九重嚴邃百神護衛渠何能入乎丞相曰鄭女方在吾傍何以曰不敢入乎蘭陽曰古人見杯中弓影而有成疑疾者恐丞相之病亦以弓而為蛇也丞相不荅但搖手而已英陽見其病勢轉劇不敢終諱乃進坐曰丞相只念死鄭氏而不欲見生鄭氏乎相公苟欲

見之妾郎鄭氏瓊貝也丞相佯若不信曰是何言也鄭司徒只有一女而死已久矣死鄭氏旣在吾之身邊則死鄭氏之外豈有生鄭女乎不死則生不生則死人之常也一人之身或謂之死或謂之生則死者爲眞鄭氏乎生者爲眞鄭氏乎生固眞也死則忘矣死固眞也生則誕矣貴主之言吾不信也蘭陽曰吾太后娘〻以鄭氏爲養女封爲英陽公主與妾同事相公英陽姐〻郎當日聽琴之鄭小姐也不然姐〻何以與鄭氏無毫髮爽也丞相不答微作呻吟之聲

忽昂首作氣而言曰我在鄭家之時鄭小姐婢子春雲使喚於我矣今有一言欲問於春雲春雲今何在乎吾欲見之耳蘭陽曰春雲爲謁英陽姐〻入宮屬耳春雲亦憂丞相之疾來候英陽自外即入請曰相公貴體小康乎丞相曰春雲獨留餘皆出兩公主及淑人退立於欄頭丞相郎起梳洗整其衣冠使春雲請三人春雲含笑而出謂兩公主及蔡淑人曰相公邀之矣四人同入丞相戴華陽巾着宮錦袍執白玉如意依案席而坐氣像如春風之浩蕩精神如秋水

之灔徵文彩非似病起之人矣鄭夫人方悟見賣徵
笑低頭更不問病蘭湯問曰相公之氣今則如何丞
相正色曰少遊見近來風俗甚恠婦女作僞欺瞞家
夫少遊職在大臣之列每求規正之術而未得其道
憂勞成病昔疾今瘳不足以煩貴主之慮也蘭湯及
秦氏惟微笑而不荅鄭夫人曰是事非妾等所知相
公如欲醫疾仰稟于太后娘娘丞相心不勝痒乃發
笑曰吾與夫人只卜後生之相逢今日我在夢中而
亦不知夢也鄭氏曰此莫非太后娘娘子視之仁皇

上陛下并育之恩蘭湯公主之德惟鏤骨銘心而已
豈口吻之所可容謝哉仍細陳顛末丞相謝於公主
曰公主盛德簡策上所未覩者也少遊實無酬報之
惟期益加敬服之誠不替鍾鼓之樂也公主謝曰此
蓋姐〻徽音柔德感回天心妾何與哉時太后拈宮
人問病候乃知托病之由大笑曰我固疑之矣乃召
見丞相兩公主亦在座矣太后問曰聞丞相與旣死
之鄭女續已斷之緣不可無一言賀也丞相俯伏對
曰聖恩與造化同大臣雖磨頂放踵瀝膽露肝難報

其萬一矣太后曰吾真戲耳豈曰恩也是時上受羣臣朝賀於正殿羣臣奏曰近者景星出甘露降黃河清年穀登三鎮節度納地而朝吐蕃強胡革心而降此皆盛德所致也上謙讓歸功於羣臣羣臣又奏曰丞相楊少游近作銅龍樓上嬌客吹玉簫而調鳳凰久不下於秦樓玉堂公務殆將闕矣上大笑曰太后娘娘連日引見此少游所以不敢出也朕近當面諭使之就職矣明日楊尚書就朝堂理國政遂上疏請暇歸將母而來其疏曰

丞相魏國公駙馬都尉臣楊少遊頓首百拜上言
于皇帝陛下伏以臣即楚地編戶之民也生事不
過數頃學業止於一經而老母在堂菽水不繼欲
營升斗之祿以備甘毳之供不揣寸分猥發鄉貢
方臣之蹑履赴舉老母臨行送之曰門戶殘矣家
業弊矣堂構之責十口之命皆付於汝之一身汝
其力學決科以顯父母是吾望也而祿仕太暴則
躁競之刺興官職太驟則負乘之患生汝其戒之
臣敢受母訓銘在心肝而濫以幼少之年幸值功

名之會立朝數年名位揚赫金馬玉堂世稱華貫
而臣既冒據黃麻紫誥必須全才而臣又忝叨奉
綸南討強藩仗膝受命西征巨酋束手臣本白面
一書生也是豈臣能立一策辨一謀而致此哉莫
非皇威所及諸將效死而陛下乃反奬其勞褒以
重爵臣心之愧惶感激有不可論而老母耶戎蹤
覺之刺負乘之患不幸當之矣至於錦囊抄掠尤
非閭巷賤臣所敢當者而聖命勤摯謬恩荐加臣
逃遁不得冒沒承順豈不足以辱國家而羞當世

乎嗚呼老母之所期於臣者初不過乎寸稟而已臣之所望於國者本不外於一官而已今臣居將相之位挾公侯之富奔走王事不遑將母臣偃處丹碧之室而臣母則僅掩蓽茨臣坐享方丈之食而臣母則不免麤糲居處飲食母子絕異是以富貴處身而以貧賤待母人倫廢矣子職虧矣況臣母年齡已高疾病沉篤無他子女可以扶護者而山川遼闊信便阻絕消息亦不能以時相通不待陟屺望雲而肝膓已寸斷無餘矣今幸國家無事

官府多閑伏乞陛下諒臣危迫之情察臣終養之願特許數月之暇使之敀省先墓將敀老母々子同居歌詠聖德得以盡懽洩之樂反哺之誠則臣謹當彌竭移忠之孝誓報陛下之恩矣伏乞陛下矜悶焉

上覽之歎曰孝哉楊少遊也特賜黃金千斤綵帛八百匹敀為老母壽且令輦母速返丞相入闕祗肅拜辭於太后太后賜賚金帛倍蓰於皇上恩典矣退與兩小姐及秦賈兩娘相別行到天津鴻月兩妓因府

尹已來待於客館矣丞相笑謂兩妓曰吾之此行乃私行非王命也兩娘何以知之鴻月曰大丞相魏國公駙馬都尉之行深山窮谷亦皆奔走聳動妾等雖蟄伏於山林寂寥之地豈無耳目乎況府尹老爺敢待妾等亞於相公相公之來豈敢不報昨年相公奉使過此妾等尚有萬丈之光輝今相公位益崇而名益著小妾之榮亦轉加百倍矣聞相公娶兩公主為女君未知兩位公主能容妾等否丞相曰兩公主一則乃聖天子御妹一則乃鄭司徒女子太后取為養

女而即桂娘所薦也鄭氏與桂娘有汲引之恩且與公主俱有及人之仁容物之德豈非兩娘之福乎鴻目相顧而賀丞相與兩人經夜行到故鄉初以十六歲書童離親遠遊及其來覲擁大丞相之軒車彈魏國公之印綬重之以駙馬之豪貴四年間所成就者何如也入謁於母夫人柳夫人執其手而拊其背曰汝真吾兒楊少遊耶吾不能信也當昔誦六甲賦五言之時豈知有今日榮華也喜極而淚下也丞相把立名成功之始終娶室卜妾之顛末悉告無餘柳夫

人曰汝父親每以汝爲大吾門者惜不令汝父親見之也丞相者祖先邱墓以賞賜金帛爲大夫人設大宴獻壽請宗族故舊隣里讌飲十日陪大夫人登程沿路方伯列邑守宰輻湊護行光彩耀映於一方矣過洛陽分付本州招鴻月兩妓還報曰兩娘子同向京師已有日矣丞相頗以交違爲悵缺至皇城奉大夫人於丞相府中詣闕肅謝兩宮引見賜賚金銀彩段十車俾爲夫人獻壽滿朝公卿亦會設三日大酺以誤之丞相擇吉日陪大夫人移入於御賜新第園

林臺榭宮沼亭宇下皇居一等鄭夫人蘭陽公主行
新婦之禮綦淑人賈孺人亦備禮謁見幣物之盛禮
貌之恭足令大夫人歎和氣聳歡心也丞相既承壽
親之命以恩賜之物又設大宴三日兩宮賜梨園之
樂移御廚之饌貴客傾朝廷矣丞相具彩服與兩公
主高擎玉杯以次獻壽杯夫人甚樂宴未罷閽人入
告門外有兩女子納名於大夫人及丞相座下矣丞
相曰必鴻月兩姬也以此意告於夫人夫人卽招入
兩妓叩頭拜謁於階前衆皆曰洛陽桂蟾月河北狄

驚鴻擅名久矣果是絕艷非楊相國風流何能致此乎丞相命兩妓各奏其藝鴻月一時齊起曳珠履登瓊筵拂藕腸之輕衫飄石榴之彩袖對舞霓裳羽衣之曲落花飛絮撩亂於春風雲影雪色明滅於錦帳漢宮飛燕再生於都尉宮中金谷綠珠却立魏公堂上柳夫人兩公主以錦繡綵帛賞賜兩人秦淑人與蟾月舊相識也話舊論情一喜一悲鄭夫人手把一杯別勸桂娘以酬薦進之恩柳夫人謂丞相曰汝輩進謝於蟾月而忘我從妹乎不可爲背本者也丞相

曰小子今日之樂皆鍊師之德也况母親旣入京師
雖未下教因欲奉請矣即送人於紫清觀諸女云云
杜鍊師入蜀三年尚未敀來矣柳夫人甚恨〻爲

　樂遊園會獵鬪春色　油碧車照搖古風光

鴻月入楊府之後丞相侍人日益多矣各定其居處
正堂曰慶福堂大夫人居之慶福堂之前曰燕喜堂
左夫人英陽公主處之慶福之西曰鳳簫宮右夫人
蘭陽公主居之燕喜之前凝香閣清和樓丞相居之
時〻設宴於此其前太史堂禮賢堂丞相接賓客聽

公事之處也鳳簫以南尋輿院即淑人紫彩鳳之室也燕喜以東迎春閣郎孺人賈春雲之房也清和樓東西皆有小樓綠窓朱欄蔽虧掩映周回作行閣以接於清和樓凝香閣東曰賞花樓西曰望月樓桂秋兩姬各占其一樓宮中樂妓八百人皆天下有色有才者也分作東西部左部四百人桂蟾月主之右部四百人秋驚鴻掌之教以歌舞課以管絃每月會清和樓較兩部之才丞相陪大夫人率兩公主親自等第以賞罰勝者以三杯酒賞之頭挿彩花一枝以為

光榮負者以一盃冷水罰之以墨筆画一點於額上
以愧其心以此衆妓之才日漸精熟魏府越宮女樂
爲天下最雖梨園弟子不及於兩部矣一日兩公主
與諸娘陪大夫人而丞相持一封書自外軒而入授
蘭陽公主曰此則越王之書也公主展看其書曰
春日清和丞相鈞體蔓福頃者國家多事公私無
暇樂遊園上不見駐馬之人昆明池頭無復泛舟之
戯遂令歌舞之地便作蓬蒿之塲長安父老每説
祖宗朝繁華古事往往有流涕者殊非太平之氣

像也今賴皇上盛聖丞相偉功四海盈溢百姓安樂復開元天寶間樂事郎今日其會也况春色未暮天氣方和芳花嫩柳能使人心怠蕩美景賞心俱在此時矣願與丞相會於樂遊園上或觀儺或聽樂補張昇平盛事丞相若有意於此郎約日相報使寡人隨塵幸甚

公主見畢謂丞相曰相公知越王之意乎丞相曰有何深意不過欲賞花柳之景也此固遊閑公子風流事也公主曰相公猶未盡知也此兄所好者惟美色

風樂其宮中佳色美姬非一二而近聞所得寵姬即
武昌名妓玉燕也越宮美人自見玉燕魂喪魄褫以
無鹽嫫母自處可知其才與貌獨步於一代也越王
兄聞吾宮中多美人欲王愷石崇之相較也丞相笑
曰我果從見也公主先獲越王之心矣鄭夫人曰此
雖一時遊戲之事不必見佳於人也目鴻月而謂之
曰軍兵雖養之十年用在一朝茲事勝負都在於兩
教師掌握中矣汝輩須努力爲蟾月對曰賤妾不敢
敵也越宮風樂擅於一國武昌玉燕鳴於九州越王

殿下既有如此之風樂又有如此之美色此天下之強敵也妾等以偏野小卒紀律不明旗鼓不正恐未及交鋒便生倒戈之心也妾等之見笑不足關念而只恐貽羞於吾府中也丞相曰我與蟾娘初遇於洛陽也蟾娘稱有青樓三絕色而玉燕亦在其中必此人也然則青樓絕色只有三人而今我已得伏龍鳳雛何畏項羽之一范增乎公主曰越王姬妾中美色非獨一玉燕也蟾月曰越宮中粉其聰而憐其頰者無非八公山草木也有走而已吾何敢當哉願娘〻

問策於鴻娘妾本来膽弱聞此言便覺歌喉自廢恐
不能唱曲也驚鴻憤然曰蟾娘子此果真説耶吾兩
人擴行於関東七十餘州擅名之妓樂無不聽之鴻
世之美色無不見之此勝曾未屈爲何可遽讓於玉
燕乎世有傾國傾城之漢宮夫人爲雲爲雨之楚臺
神女或有一毫自慊之心不然彼玉燕何足憚哉蟾
月曰鴻娘發言何其太容易耶吾輩曾在関東所叅
者大則太守方伯之宴小則豪士俠客之會未遇强
敵固其宜也今越王殿下生長於大内蔦玉叢中眼

目甚高評論太峻所謂觀太岳而泛滄海者也郎埕之敵消流之細豈入於眼孔乎此以孫吳而爲敵與賁育而鬪力非庸將孺子所抗也况玉燕即帷幄中張子房也能决勝於千里之外何可輕之令鴻娘徒爲趙括之大談吾見其必敗也仍告丞相曰秋娘有自多之心妾請告秋娘之短處秋娘之初從丞相盜騎燕王千里之馬自稱河北少年欺相公於邯鄲道上使鴻娘苟有嬋妍之態則相公豈以男子知之乎且承恩於丞相之日乘夜之昏假妾之身此所謂因

人成事者也今對賤妾有此誇大之言不亦可笑乎
驚鴻笑曰信乎人心之不可測也賤妾之未從相公
也譽之如月宮姮娥今乃毀之如不直一錢者此不
過巫相待妾過於蟾娘故蟾娘欲專相公之寵有此
妬忌之言也蟾娘及諸娘子皆大笑鄭夫人曰秋娘
之纖弱非不足也自是巫相一雙眸子不能清明之
致也鴻娘名価不必以此而低也然蟾娘之言蓋是
確論女子以男服欺人者必無女子之姿態也男子
以女粧瞞人者必欠丈夫之氣骨也皆因其不足處

而逞其詐也巫相大笑曰夫人此言蓋美我也夫人
一雙眸子亦不清明能卞琴曲而不能卞男子此有
耳而無目也七竅無一則其可謂全人乎夫人雖識
此身之殘劣見我麦烟閣畫像者皆稱形體之壯威
風之猛矣一座又大笑蟾月曰方與勁敵對陣豈可
徒爲戲談不可全恃吾兩人賈孺人亦同往如何越
王非外人淑人亦何嫌之有蔡氏曰桂狄兩娘若入
於女進士塲中當效一寸之力矣歌舞之塲安用妾
哉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桂娘必不能成功也春雲

曰春雲雖無歌舞之才唯妾一身貽笑於人則不過爲妾身之羞豈不辱觀光於盛會哉妾若隨去則人必指笑曰彼乃大丞相魏公之妾也鄭夫人及公主之媵也然則此貽笑於相公也貽憂於兩嫡也春雲決不可往也公主曰豈以春娘之去而相公被笑於人我亦因君而有憂乎春雲曰平鋪彩錦之步障高褰白雲之帳幕人皆曰楊相公寵妾賈孺人來矣駢肩接蹠爭先縱觀及其移步登筵乃連頭垢面也然則人皆大驚大咤以爲楊丞相有鄭都子之病也此

非貽笑於相公乎至於越王殿下平生未嘗見累織
之物見妾必嘔逆而氣不平矣此非貽憂於娘乎
公主曰甚矣春娘之譎也春娘昔者以人而爲鬼今
欲以西施爲無鹽春娘之言無足可信也乃問於丞
相曰荅書以何日爲期乎丞相曰約明日相會也鴻
月大驚曰兩部教坊猶未下令勢已急矣可奈何哉
郎召頭妓而言曰明日丞相與越王約會於樂遊園
兩部諸妓須持樂器歸新粧明曉陪丞相行矣八百
妓女一時聞令皆理容屐眉執器習樂爲明日計矣

翌曉天明丞相早起着戎服佩弧矢乗雪色千里崇山馬發儻士三千人擁向城南蟠月驚鴻雕金鏤玉綾花裁葉各摩部妓約束隨行并乗五花之馬跨金鞍躡銀鐙横拖珊瑚之鞭輕攬瑣珠之轡昵隨丞相之後八百紅粧皆乗駿驄擁鴻月左右而去中路逢越王越王軍容女楽足與丞相之行並駕矣越王與丞相并鑣而行問於丞相曰丞相所騎之馬何國之種也丞相曰出於大宛國也大王之馬亦似宛種也越王曰然々此馬之名千里浮雲驄去年秋陪天子獵

於上林苑天廏萬馬皆追風逸足而無追及於此者
郎令張尉馬之桃花驄李將軍之烏騅馬皆稱龍種
比此馬皆駑駘也丞相曰去年討蕃國時深險之水
嶄嵬之壁人不能着足而此馬如踏平地未嘗一蹶
步游之成功實賴此馬之力杜子美所謂與人一心
成大功者非耶步遊班師之後爵品最崇職務亦閑
穩乘平轎緩行坦道人與馬俱欲生病矣請與大王
揮鞭一馳較健馬之快步試舊將之餘勇越王大喜
曰亦吾意也遂分付於侍者使兩家賓客及女樂故

侍於幕次正欲擧鞭策馬矣適有大鹿爲獵軍所逐
掠過越王之前王使馬前壯士射之於是衆矢齊發
皆不能中大王怒躍馬而以一矢射其左脅而殪之
衆軍皆呼千歲丞相稱之曰大王神弓無異汝陽王
也王曰小技何足稱之我欲見丞相射法亦可試否
言未訖天鵝一隻適自雲間飛來諸軍皆曰此禽最
難射也宜用海東青也丞相笑曰汝固勿放即抽箭
翻身仰射中鵝左目而墜於馬前越王大賛曰丞相
妙手今之養由己也兩人遂揮鞭一哨兩馬齊出星

流電邁神行毘閃瞬息之間已涉大川廣野而登高邱矣按轡並立周覽山川領領風景仍論射法剱術娓〻不止侍者始追及以所獲蒼鹿白鴉盛銀盤而進之兩人下馬披草而坐拔所佩寶刀割肉炙啗互勧深盃遥見紅袍兩官飛鞚而来一隊従人随其後蓋自城中出也一人疾走而告曰兩殿宣醞矣越王徃候幕中兩太監酌御賜黄封美酒以勧兩人仍授龍鳳彩牋一封兩人盥水跪伏坼見以大彌原郊為題而賦進矣兩人頓首四拜各賦四韻一首付黄門

而進之丞相之詩曰
晨驅壯士出郊坰釼若秋蓮矢若星帳裏羣娥天
下白馬前殯翢海東青恩分玉醞争含感醉拔金
刀自割腥仍憶去年西塞外大荒風雪獵王庭
越王詩曰
躞蹀飛龍閃電過御鞍鳴皷立平坡流星勢疾殲
蒼鹿明月形開落白鵝殺氣能教豪興裝聖恩留
帶醉顏酡汝湯神射君休說争似今朝得雋多
黄門拜謝而啟於是兩家賓客以次列坐庖人進饌

釘鉅生香駝駱之峰猩〻之唇出於翠釜南越荔芰永嘉甘柑相溢於玉盤王母瑶池之宴人無見者漢武栢梁之會事已古矣不必強援而比之人間之珍品異羞蔑有加於此者女樂數千三匝四圍羅綺成帷環佩如雷一束纖腰爭妬垂楊之枝百隊嬌容欲奪煙花之色豪絲哀竹沸曲江之水冽唱繁音動終南之山酒半越王謂丞相曰小生過蒙丞相厚眷而區〻微誠無以自效携來小妾數人欲睹丞相一歡請召至於前或歌或舞獻壽丞相如何丞相謝曰少

遊何敢與大王寵姫相對乎妾恃姻婭之誼敢有僭越之計矣少遊侍妾數人亦有爲覩盛會而來者少遊亦欲呼來使與大王侍妾各奏長技以助餘興王曰丞相之教亦好矣於是蟾月驚鴻及越王四美人承命而至叩頭於帳前丞相曰昔者寧王畜一美人名曰芙蓉太白懇於寧王只聞其聲不得見其面今少遊能見四仙之面所得比太白十倍矣彼四美人姓名云何四人起而荅曰妾等即金陵杜雲仙陳留少蔡兒武昌萬玉燕長安胡英〻也丞相謂越王曰

少遊曾以布衣遊於兩京閭閻王燕娘子之盛名如天上人今見其面實果其名矣越王亦聞知鴻月兩人姓名乃曰此兩人天下之所共推者而今者皆入於丞相之府可謂得其主矣未知丞相得此兩人於何時乎丞相對曰桂娥少遊赴擧之日適至洛陽渠自從之秋女曾入於燕王之宮少遊奉使燕國也狄女抽身隨我於復路之日矣越王撫掌笑曰狄娘子之俠氣非楊家紫衣者所比也然狄娘子從相公職是翰林且受玉節則麟鳳之瑞人皆易見桂娘子昔

日當相公之窮困能知今日之富貴所謂識宰相於塵埃者也尤亦奇也未知丞相何以得逢於客路乎丞相笑曰少遊追念其時之事誠可咍也下土窮儒一驢一童間關遠路爲飢火所迫過飲村店之濁醪行過天津橋上適見洛陽才子數十人大張娼樂於樓上飲酒賦詩少遊以弊衣破巾詣其座上蟾月亦在其中雖諸生奴僕未有如少遊之疲弊者而醉興方濃不知慚愧拾掇荒蕪之詞不知其詩意何如句格何如而桂娘拈出其詩於衆篇之中歌而詠之蓋

座中初約諸人所作若入於桂娘之歌者則當讓與
桂娘於其人故不敢與少遊相爭此亦緣也越王大
笑曰丞相爲兩塲壯元吾以爲天地間快樂之事是
事之快高出於壯元上也其詩必妙矣可得聞歟丞
相曰醉中率爾之作何能記乎王謂蟾月曰丞相雖
己忘之娘或記否蟾月曰賤妾尚能記之未知以紙
筆寫呈乎以歌曲奏之乎王尤喜曰若無聞娘子之
玉聲則尤恍矣蟾月就前以遏雲之聲歌以奏之滿
座皆爲之動容王大加稱服曰丞相之詩才蟾月之

絶色清歌足爲三絶也第三詩所謂花枝羞殺玉人粧未吐纖歌口已香者能画出蟾娘當使太白退步也近世之摘句餙章抽黄批白者安敢窺其藩籬乎遜滿酌金鍾以賞鴻月兩人與越王宮四人迭舞交歌献壽賓主真天生敵手少無参差而况玉燕本與鴻月齊名其餘三人雖不及於玉燕亦不遠矣王頗自慰喜而已醉甚止丞與賓客出立於帳外見武士撃刺奔突之状王曰美女騎射亦甚可視故吾宮中精熟弓馬者有數十人矣丞相府中美人亦必有自北

方來者下令調發使之射雉逐兎以助一場歡笑如何丞相大喜命揀能爲弓馬者數十人使與越王宮娥賭勝驚鴻起告曰雖不習操弧亦慣見他人之馳射今日欲暫試之矣丞相喜即解給所佩畫弓驚鴻執弓而立謂美人曰雖不能中願諸娘勿笑也乃飛上於駿馬馳突於帳前適有赤雉自草間騰上驚鴻乍轉纖腰執弓鳴絃五色彩羽倏落於馬前丞相越王擊掌大噱驚鴻轉身還馳下於帳外穩步就座諸美人皆稱賀曰吾輩虛做十年工夫矣蟾月內念曰

吾兩人雖不讓於越宮女彼乃四人吾則一隻孤单甚矣恨不押春娘而来也歌舞雖非春娘之所長其艷色美談豈不能壓倒雲仚輩乎咄〻不已矣忽聘瞩則兩美人自野外驅油碧車轉行於綠陰芳草之上稍〻前進矣俄到帳門之外守門者曰自越宮来乎從魏府至乎御者曰此車上兩娘即魏丞相小室適有些故初未偕来矣門卒入告於丞相丞相曰是必春雲欲觀光而来行色何其太簡耶即命召入兩娘子捲珠箔自車中而出在前者沈裊烟在後者宛

是夢中所見之洞庭龍女也兩人俱進丞相座下叩頭拜謁丞相指越王而言曰此越王殿下也汝輩以禮謁之兩人禮畢丞相賜座使與鴻月同坐丞相謂王曰彼兩人征伐西蕃時所得也近因多事未及率來必聞少遊與大王同樂欲觀盛會而至矣王更見兩人其色與鴻月雁行而縹緲之態超越之氣似加一節矣王大異之越宮美人皆顏色如灰矣王問曰兩娘何姓名也何地人也一人對曰小妾名裊烟姓沈氏西凉州人也一人又對曰小妾名凌波姓白氏

曾居瀟湘之間不幸遭變避地西邉今從相公西来耳王曰兩娘子殊非地上人也能解管絃否曩烟對曰小妾塞外賤妾未嘗聞絃竹之聲將以何技以娯大王乎但記時多事浪學劍舞而此乃軍中之戲恐非貴人之所可見也王大喜謂丞相曰玄宗朝公孫大娘劍舞鳴於天下其後此曲遂絶不傳於世我每咏杜子美詩而恨不及一快覩也此娘子能解劍舞快莫甚焉與丞相各解贈所佩之劍曩烟捲袖解帯舞一曲於金鑾之上倐閃揮燿縱横頓挫紅粧白刃

炫幻一色若三月飛雪亂洒於桃花最上俄而舞袖
轉急釼鋒猶疾霜雪之色忽籠帳中裊烟一身不復
見矣忽有一丈青虹橫亘天衢颯々寒飈自動於樽
俎之間座上皆骨冷而髮竦裊烟欲盡所學之術恐
驚動越王乃罷舞擲釼再拜而退王久乃定神謂裊
烟曰世人釼舞何能臻此神妙之境我聞仙人多能
釼術娘子得非其人乎裊烟曰西方風俗好以兵器
作戲故妾童稚之年雖或學習豈有仙人之奇術乎
王曰我還宮中當擇諸姫中便捷善舞者而送之望

娘子勿憚教授之勞臯烟拜而受命王又問於凌波曰娘子有何才乎凌波對曰妾家近在湘水之上郎皇英所遊之處也有時乎天高夜靜風清月白則寶瑟之聲尚在雲霄間故妾自兒時傚其聲音自彈自樂而已而恐不合於貴人之耳也王曰雖因古人詩句知相妃之能彈琵琶而未聞其曲流傳於人也娘子若能傳得此曲啁啾俗樂何足聆哉凌波自袖中出二十五絃輒彈一曲哀怨清切水落三峽鴈號長天四座忽凄然下淚已而千林自振秋聲乍動枝上

病葉紛〻交墜越王大異之曰吾不信人間曲律能回天地造化之權娘若人間之人則何能使發育之春爲秋數榮之葉自零也俗人亦可學此曲歟淩波曰妾唯傳古曲糟粕而已有何神妙之術而不可學也萬玉燕告於王曰妾雖不才以平日所習之樂試奏白蓮曲矣斜抱秦箏進於席前以纖葱拂絃能奏二十五絃之聲運指之法淸高流動殊可足聽也丞相及鴻月兩人亟稱之越王甚悅

駙馬罰飲金屈危　聖主恩借翠微宮

是日樂遊原之宴烟波兩人来至助歡王及丞相興
雖有餘而野日將暮矣乃罷宴兩家各以金銀絲緞
爲纏頭之資量珠以斗堆錦如阜越王與丞相帶月
色而歸入城門鍾聲聞矣兩家女樂迭先争送佩響
如水香氣擁街遺簪墜珠盡入於馬蹄霎霳之聲聞
於暗塵之外長安士女聚觀如堵百歲老翁垂淚而
言曰我昔髮未總時見玄宗皇帝幸華清宮其威儀
如此不圖垂死之日復見太平景像也此時兩公主
與秦賈兩娘陪夫人正待丞相之還丞相上堂引沈

裊烟白凌波現於大夫人兩公主鄭氏曰丞相每言得賴兩娘子急難之恩幸成數千里拓土之功故吾每以曾未見爲恨矣兩娘之來何太晚耶烟波對曰妾等遠方鄕閭之人也雖蒙丞相一顧之恩惟恐兩夫人不虛一席之地未敢卽造於門下矣頃入京師得聞於行路則皆稱兩公主有關雎喬木之德化被疎賤恩覃上下云故方欲冒僭進謁之際適値丞相觀獵之時叨忝盛事獲承下誨妾等之幸也公主笑謂丞相曰今日宮中花色正滿相公必自詑風流而

此皆吾兄弟之功也相公知之乎丞相大笑曰俗云
貴人喜乱言非忘也彼兩人新到宮中大畏公主威
風有此諂言公主乃欲爲功耶一座譁然大笑秦賈
兩娘子問於蟾月曰今日宴席勝負何如驚鴻荅曰
蟾娘笑妾大言矣妾以一言使越宮奪氣諸葛孔明
以尺舸入江東掉三寸之舌説利害之機周公瑾魯
子敬輩唯〻呫嚅息而不敢吐平原君入楚定從十
九人皆碌〻無成事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者非毛先
生一人之功乎妾志大故言亦大之言未必無實也

問於蟾娘則可知妾言之非妄也蟾月曰鴻娘弓馬之才不可謂不妙而用於風流陣則雖或可稱置於矢石之場則安能馳一步而發一矢乎越宮奪氣所以脈新到兩娘子公貌仙才也何足為鴻娘之功乎我有一言當向鴻娘說也春秋時賈夫人貌甚醜陋天下所共嗤也娶妻三年其妻未曽一笑與妻出郊適射獲一雉其妻始笑之鴻娘之射雉或與賈夫人同乎驚鴻曰以賈夫人之醜貌能因弓馬之才睹得其妻之笑若使有才有色而且能射雉則尤豈不使

人愛敬乎蟾月笑曰鴻娘之自誇愈往而愈甚此無
非丞相寵愛之過而驕其心也丞相笑曰我固知蟾
娘之多才而不知有經術矣今復無春秋之癖也蟾
月曰妾閑時或涉獵經史而豈曰能之翌日丞相入
朝於上太后謂越王曰吾記昨日與丞相以春色相
較孰勝孰負越王奏曰駙馬兒福非人所爭但丞相
如此之福在女子亦為福乎不為福乎娘〻以此問
于丞相丞相奏曰越王謂不勝於臣者正如李太白
見崔灝詩而奪其氣也於公主為福不為福非公主

臣不能自知問于公主太后笑顧兩公主公主對曰夫婦一身榮辱苦樂不宜異同丈夫有福則女子亦有福也丈夫無福則女子亦無福也丞相之所樂小女亦同樂而已越王曰妹氏之言雖好非肺腑之言也自古駙馬未有如丞相之放蕩者此由於紀綱之不嚴也願娘娘下少遊於有司問輕朝廷之習蔑国法之罪太后笑曰駙馬誠有罪矣若欲以法治之則其爲老身及兒女之憂不淺故不得不屈公法而循私情矣越王復奏曰雖然丞相之罪不可輕赦請推

問於御前覩其髮髴而處之可也太后大笑越王代
草問目有曰
自前古爲駙馬者不敢畜姬妾者非風流之不足
也非衣食之不贍也盖以敬君父也尊國體也况
蘭湯兩公主以位則寡人之女也以行則娙娙之
德也駙馬楊少遊不思敬奉之道徒懷狂蕩之心
栖心於粉黛之窟游意於綺羅之叢獵取美色甚
於飢渴朝求於東暮取於西眼窮燕趙之色耳飫
鄭衛之聲蟻屯於臺榭蜂鬧於房闥兩公主雖樛

木之德不生妬忌之心在少遊敬謹之道安敢乃
爾驕佚自恣之罪不可不懲無隱直招以俟處分
丞相乃下獄伏地免冠待罪越王出立於欄外高聲
讀問目丞相聽訖納供其辭曰
小臣楊少遊猥蒙兩殿之聖眷驟玷三台之位則
榮已極矣公主秉塞淵之德有琴瑟之和則願已
足矣而童心尚存豪氣不除過耽聲妓之樂略聚
歌舞之女此無非小臣狃於富貴溢於盛滿不知
自檢之失而臣竊伏見國家令甲爲駙馬者設有

婢妾若婚娶前所得自有分揀之道小臣雖有府中侍妾淑人蔡氏皇上所令宜不在指論之列小妾賈氏曾在鄭家花園時使令於前者也小妾桂秋沈白四箇女或未及釋蔔時所卜或奉命外國時所從而皆在婚禮以前至若並畜於府中蓋從公主之命也非小臣所敢擅者也論以國制斷以王法宜無可論之罪聖教至此惶恐遲晚

太后覽畢大笑曰多畜姬妾不害為大夫風度容有可恕而過好杯酌疾病可慮推考可也越王復奏曰

駙馬府中不享姬妾少遊雖誇於公主在其自處之道實有萬〻不可者更以此推問可也丞相急乃叩頭謝罪太后又笑曰楊郎真社稷臣也我豈以女婿待之仍命整冠上殿越王又奏曰少遊功大雖難加罪國法亦嚴不可全釋宜用酒罰太后笑而許之宮女擎進白玉小杯越王曰丞相酒量本來如鯨罪名亦重安用小盃自擇能容一斗金屈危滿酌清冽酒而授之丞相酒戶雖寬連飲數斗安得不醉乎乃叩頭奏曰牽牛過眷織女被譴聘岳少遊以畜妾於家

中夜岳母之罰爲天王家女婿誠難矣臣大醉請退去矣仍欲起而仆之太后大笑命宮女扶送於殿門之外謂公主曰丞相爲酒所困氣必不平汝等即隨去公主承命郎隨丞相而去大夫人張燭堂上方待丞相見丞相大醉問曰前日雖有宣醞之命不曾一醉矣今何過醉耶丞相以醉眼怒示公主久而荅曰公主兄越王訴評於太后勒成小子之罪小子雖爲善辭僅得清脫越王必欲加罪挑於太后罰以毒酒小子若無酒量幾乎死矣此雖越王含憾於樂遊原

之見屈必欲報復而亦蘭陽猜我姫妾太多乃生妬忌之心與其尺挾謀而必欲困我也平日仁厚之心不可恃矣伏望母親以一盃酒罰蘭陽爲小子雪憤柳夫人曰蘭陽之罪本不分明且不能飲一勺之酒汝欲使我罰之以茶代之可也丞相曰小子必欲以酒罰之柳夫人笑曰公主若不飲罰酒則醉客之心必不解矣使侍女送罰酒於蘭陽公主執盃欲飲丞相忽然生疑欲奪其杯而嘗之蘭陽急投席上丞相以指濡盞底餘瀝吸而嘗之乃砂糖汁也丞相曰太

后娘〻若以砂糖水罰小子則毋親亦當以砂糖水
罰蘭湯而小子所飲者酒蘭湯安得獨飲砂糖水乎
招侍女曰持酒樽而來自酌一杯而送之公主不得
已盡飲丞相又告於夫人曰勸太后而罰小子者雖
蘭陽鄭氏亦與其謀故在太后座前見兒子受困目
蘭陽而笑之其心不可測矣願母親又罰鄭氏夫人
大笑又以罰杯送於鄭氏鄭氏離座而坐飲畢夫人
曰太后娘〻罰少遊因少遊姬妾而令公主兩人皆
罰酒姬妾寿安得晏然乎丞相曰越王樂遊原之會

蓋為鬬色而鴻月烟波以少擊衆以弱敵強一戰樹
勲先奏捷書致令越王懷憾仍使小子受罰此四人
可罰也柳夫人曰勝戰者亦有罰乎醉客之言可笑
郎招四人各罰一杯四人飲畢鴻月兩人跪奏於柳
夫人曰太后娘々之罰丞相賓責姫妾之多非爲樂
原之勝也彼煙波兩人尚未奉丞相枕席而與妾同
飲罰盃不亦寃枉乎賈孺人奉櫛於丞相如彼之久
受恩於丞相如彼之專而且不參樂原之會獨免此
罰下情皆抑菀矣柳夫人曰汝輩之言是也以一大

盃罰春雲春娘含笑而飲此時諸人皆飲罰杯座中頗覺紛紜蘭陽公主被困於酒不堪其苦而惟秦淑人端坐座隅不言不笑丞相曰秦氏獨醒竊笑醉客之顛狂亦不可不罰滿酌一盃而傳之秦氏亦笑而飲柳夫人問於公主曰公主素不飲酒〻後之氣何如荅曰頭疼正苦矣柳夫人使秦氏扶歸寢房仍使春雲酌酒而來執杯而言曰吾之兩婦女中之聖也吾每恐損福矣少遊酗酒使狂使令公主不寧太后娘〻若聞之則必過慮矣老身不能教誨兒子有此

妾舉老身亦不可謂無罪吾以此盃自罰矣盡飲之
丞相惶恐跪曰母親因兒子狂悖有此自罰之教兒
之罪戾豈當笞而止哉使驚鴻滿酌一大椀而來執
臺而跪曰少遊不從母親之教令未免貽憂於母親
謹飲罰酒矣盡吸大醉不定坐次而飲向凝香閣以
手指之大夫人使春雲扶而往之春雲曰賤妾不敢
陪往矣桂娘子秋娘子妬小妾有寵矣仍囑蟾月兩
娘使扶去蟾月曰春娘因吾一言而不去妾亦有嫌
矣驚鴻笑而扶携丞相而去諸人乃散丞相以烟波

兩人性愛山水花園中有一畝方塘清若江湖池中有彩閣名映蛾楼使凌波居之池之南有假山尖峯斷玉重壁積鐵老松陰密瘦竹影跡中有一亭名曰氷雪軒使褭烟居之諸夫人及衆娘子游花園之時則兩人爲山水之主人矣諸人從容謂淩波曰娘子神通變化可得一覩乎淩波對曰此賤妾前身之事秉天地之運借造化之力盡脫前身幻受人形所脫鱗甲堆積如山雀變爲蛤之後豈有兩翼可以翺翔乎諸夫人曰理固然矣褭烟雖時〻舞釼於大夫人

及丞相公主之前以供一時之玩而亦不肯頻舞曰
當時雖借鈎衔以逢丞相而殺伐之戲元非常時所
可見也此後兩夫人六娘子相得之樂如魚川泳鳥
雲飛而相随相依如篪如塤丞相恩情彼此均一此
雖諸夫人聖德所致一家之和而蓋當初九人在南
岳時共發願如此故也一日兩公主相議曰古之人
娣妹諸人婚嫁於一曲之内或有爲人妾者或有爲
人妻者而今吾二妻六妾義逾骨肉情同娣妹其中
或有從外國而来者豈非天之所命乎身姓之不同

位次之不齊有不足拘也當結爲尼弟以姊妹稱之
可也以此意言於六娘子六娘子皆力辭而春雲鴻
月乇落〻不應鄭夫人曰劉關張三人君臣也決不
廢尼弟之義我與春娘自是閨中管鮑之交也爲尼
爲弟何不可之有世尊之妻本家之女尊卑絶矣貞
淫別矣同爲大釋之弟子終得上乘之正果厥初微
賤何關於畢境之成就兩公主遂與六娘子詣宮中
所藏觀音画像前焚香再拜作誓文而告之其文曰
維年月日弟子鄭氏瓊貝簫和李氏彩鳳秦氏春

雲賈氏蟾月桂氏驚鴻狄氏裊烟沈氏凌波白氏
越宿齋沐敢告于南海大師之前世之人或有以
四海之人而為兄弟者何則以氣味之合也或有
以天倫之親而為路人者何則以情志之乖也弟
子八人等始受各生久南北各處於東西而及長
同事一人同居一室氣相合也義相孚也比之於
物一枝之花為風雨所撼或落於宮殿或飄於閨
閤或墜於陌上或飛於山中或隨溪流而達于江
湖然言其本則同一根也惟其同根也故花本無

心之物而其始也同開於枝其終也同歸於地人之所同受者亦一氣而已則氣之散也豈不同歸於一處乎古今遼闊而生并一時四海廣大而居同一室此實前生之宿緣人生之幸會是以弟子等八人同約同盟結為兄弟一吉一凶一生一死必欲相隨而不相離也八人中苟有懷異心而背失言者則天必殛之神必忌之伏望大師降福消災以佑妾等使百年之後同歸於極樂世界幸甚

兩夫人以妹子呼之此後六娘子雖自守名分不敢

以兄弟稱呼而恩愛愈密八人皆各有子女兩夫人及春雲蟾月裊烟驚鴻生男子彩鳳凌波皆生女而未嘗見產育之慘此亦與凡人殊時天下昇平民安物阜廟堂之上無一事可規画者丞相出則陪天子遊獵於上林入則讌樂於北堂僛々舞袖任他光陰之流邁嘈々急絃催却春秋之代謝丞相踐沙堤而執勻衡者已累十年矣享萬鍾之富盡三牲之養恭極否至天道之恒興盡悲來人事之常也栁夫人以天年終壽九十九矣丞相哀毁踰禮幾乎滅性兩殿

憂之遣中使勉諭即以王后禮葬之鄭司徒夫妻亦得上壽而終丞相悲悼之情不下於鄭夫人丞相六男二女皆父母標致有之玉樹芝蘭並燿於門欄長子名大卿鄭夫人出也爲吏部尚書其次子名曰次卿狄氏出也爲京兆尹次曰舜卿賈氏出也爲御史中丞次曰季卿蘭陽公主出也爲兵部侍郎次曰五卿桂氏出也爲翰林學士次曰致卿沈氏出也十五勇力絶倫智畧如神上大愛之爲金吾上將軍將京營軍十萬宿衛宮禁長女名傅丹秦氏出也爲越王

子瑯瑘王妃次女名永樂白氏出也爲皇太子妾後封婕妤楊丞相以一介書生遇知己之主值有爲之時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功名富貴與郭汾陽齊名而汾陽六十始爲上將少遊二十出爲大將入爲丞相久居鼎位協贊國政過於汾陽二十四考上得君心下協民望坐享豐亨豫大之樂誠歷千古絕百代而所未聞也丞相自以盛滿可戒大名難居乃上疏乞退其疏曰

臣某謹頓首百拜上言于皇帝陛下臣竊伏以人

臣之落地而願者不過曰將相也曰公侯也官至將相公侯則無餘願矣父母之為子而祝者不過曰功名也曰富貴也身致功名富貴則無餘望矣然則將相公侯之榮功名富貴之樂豈非人心之所艷慕時俗之所傾奪者乎人所同艷而不知盛滿之戒時所共爭而未免滅頂之禍此廣受所以決勇退之志也田竇所以遭傾覆災也將相公侯雖可榮而孰如知足乞骸之榮也功名富貴雖可樂而孰如全身保家之樂哉臣才謭能薄而躐取

高位叨淺望蔑而久玷要路貴已極於人臣榮亦
及於父母臣之始願亦不敢萬一於此人豈以是
而期臣哉况偎以疎遜聯結椒掖親遇異羣臣恩
賚出格外以藜莧之腸肚而飫錦膏之味以蓬蒿
之蹤跡而處沁水之園上而貽聖主之辱下以乖
賤臣之分臣豈敢自安於食息乎早欲斂跡避榮
杜門謝恩以僭越濫冒之罪自謝於天地神明而
聖恩隆重未效涓埃之報且臣筋力尚堪驅馳之
勞故臣不得不洩認蹲居遲回不去擬效一分報

酬之勞而即退守邱園以畢餘生今殊遇未荅而年齡倏高微悃莫展而齒髮先衰形如病木不秋自枯心如眢井不汲而自渴雖欲復效犬馬之力以報山岳之德其勢末由矣今天下賴陛下神聖四夷率服兵革不用萬民又安桴鼓不驚天休滋至年穀累登庶幾致三代大同熙皞之治矣雖令臣久留輦轂之下日居廟堂之上不過奉朝請而貴廩粟而坐聽康衢擊壤之歌而已尚何有經理猷爲之事乎噫君臣猶父子也父母之心雖不肖不

寸之子在於膝下則喜之出於門外則思之臣伏
想陛下必以臣為簪履舊物經幄老臣不忍其一
朝退去嗚呼人子之事父母何異於父母之愛其
子也臣荷陛下眷注之寵既至矣沐陛下生成之
澤亦深矣一毫一毛莫非造化陶鑄之功則臣亦
豈欲遠辭天陛退伏邱埜便訣堯舜之聖哉榮已
盈之咒不可使溢已泛之駕不可復乘伏乞陛下
諒臣不堪任事察臣不願居尊特許卷故松楸以
保殘骸俾免亢龍之悔當歌詠盛德感激洪恩以

啚結草之報矣

上覽其疏乃以手書賜批曰

卿勲業溢於鍾鼎德澤被於生靈學術足以資治威望足以鎮國卿郎國家之柱石寡躬之股肱也昔太公召公齒幾百歲而尚輔周室能致至理今卿既非禮經所謂致仕之年則卿雖謝事徑退朕不可許矣況張璧強有仙骨鄭侯老猶不衰松栢傲霜雪而猶勁蒲柳值秋風而先零此其性質之堅脆不同也卿以有松栢之操何憂蒲柳之衰乎

朕觀卿風彩猶新不減於玉堂草詔之日精力尚旺不讓於渭橋討賊之時卿雖稱老朕固不信須回箕山之高節以晉唐虞之至治是朕之望也

丞相以前世佛門高僧且受藍田山道人秘訣多有修鍊之功故春秋雖高容顏不衰時人皆以仙人擬之是以詔書中及之此後丞相又上疏求退甚懇上引見曰卿辭一至於此朕豈不能勉副以成卿五湖高節乎但卿若就所封之国非徒国家大事無可與相議者況今皇太后驪馭上賓長秋已空朕何忍與

英陽及蘭陽相離也城南四十里有離宮即翠微宮也昔玄宗皇帝避暑之處也此宮窈而深僻而曠可合暮年優遊故特賜卿使之居處矣即下詔加封丞相魏國公爵太史又加賞封五千戶姑收丞相印綬

楊丞相登高望遠　真上人返本還元

丞相尤感聖恩叩頭祗謝擧家即移接於翠微宮此宮在於終南山下樓臺之壯麗景致之奇絕即蓬萊仙境也王維學士詩曰仙居未必能勝此何事吹嘯向碧空以此一句可占其絕勝矣丞相空其正殿奉

安詔旨及御製詩文其餘樓臺閣榭兩公主諸娘子
分居丞相日與兩夫人六娘子臨水美月入谷尋梅
過雲壁則賦詩而寫之坐松陰則撫琴而彈之晚年
清果之福令人起羨丞相就閑謝客亦已累年矣仲
秋既望郎丞相晬辰諸子女設宴獻壽至十餘日繁
華景色不可言也宴罷諸子女各歸其家俄而菊秋
佳節已迫矣菊花定綻茱萸垂實正當登高之時翠
微西畔有高臺登臨則八百里秦川如掌樣見也丞
相最愛其臺是日與兩夫人六娘子登其上頭插一

枝黄菊以賞秋景相對暢飲而已返照倒射於昆明
雲影低垂於廣野秋色燦爛如沽画畫丞相手把玉
簫自吹一曲其聲嗚々咽々如怨如訴如泣如思若
荊卿渡易水與高漸離擊筑相和霸王在帳中與虞
美人唱歌怨別諸美人悲思盈襟慘怛不樂兩夫人
問曰丞相早成功名久享富貴一世所羨近古所罕當
此佳辰風景正美菊暎泛觴玉人滿座此亦人生之
樂事而簫聲甚哀使人堪涕今日之簫聲非舊日之
聞何也丞相乃援玉簫徙倚欄頭舉手指明月而言

曰北望則平郊四廣頹嶺獨立夕照殘影明滅於荒草之間者即秦始皇阿房宮也西望則悲風悄林暮雲羃山者漢武帝茂陵也東望則粉墻繚繞於青山朱甍隱映於碧空此有明月自來自去玉欄干頭更無人倚者即玄宗皇帝與太真同遊之華清宮也噫此三君皆千古英雄以四海為戶庭以億兆為臣妾雄豪意氣軒轄宇宙且欲挽三光而閱千秋矣而今安在哉少遊以淮南一布衣恩承聖主位致將相且與諸娘子相遇情意至老益密非前生未了之緣必

不及於是也男女以緣而會緣盡而散乃天理之常也吾輩一敗之後臺榭自頹曲池且堙今日歌殿舞榭便作衰草寒烟必有樵童牧叟悲歌暗嘆往來而相謂曰此乃楊丞相與諸娘子所遊之處大丞相富貴風流諸娘子玉容花態已寂寞矣人生到此則豈不如一瞬之頃乎天下有三道曰儒道曰仙道曰佛道三道之中惟佛最高儒道成全明倫紀貴事業留名於身後而已仙道近誕自古求之者甚多而終無所驗秦皇漢武及玄宗皇帝可鑑也吾自致仕以來

每夜着睡則夢中必叅禅於蒲團之上此必與佛家有緣也我將效張子房從赤松子棄家求道越南海尋觀音上義臺禮文殊得不生不滅之道欲起塵世之苦海但與君輩半生相從而未幾將作遠別故悲愴之心必自發於簫聲之中也諸娘子前身皆南岳仙女且塵緣將盡於此時也及聞丞相之言自有感動之心各言曰相公繁華之中乃有是心豈非天之所啓乎妾等姊妹八人當共處深閨朝夕禮佛以待相公之還而相公今行必值明師而遇良朋得聞大

道矣欣望得道之後必先教妾等丞相大喜曰吾九人之心既相合矣尚何事之可慮乎我當以明日作行矣諸娘子曰妾等當各奉一杯以餞丞相矣方命侍女洗盞更酌投節之聲忽出於欄外石逕諸人皆曰何許人敢來於是處乎而已有一衲胡僧至前尾眉尺長碧眼波明形貌動靜甚异矣上高臺與丞相〻對坐曰山野之人謁於大丞相矣丞相已知非俗僧忙起答禮曰師傅從何處乎胡僧笑曰丞相不解平生故人乎曾聞貴人善忘果是也丞相熟視之似

是舊面而猶不分明矣忽大悟曰諸夫人而言曰少
游曾伐吐蕃時夢參洞庭龍王之宴歸路暫上於南
岳見老和尚跏趺於法座與衆弟子等講佛經矣師
傅無乃夢中所見之和尚乎胡僧拍掌大笑曰是矣
是矣然而只記夢中之一見不記十年之同處乎誰
謂楊丞相聰明高聲問曰性真人間滋味果何如耶
性真叩頭流涕曰性真已大覺矣弟子無狀操心不
正自作之孽誰怨誰咎宜處淫慾之世界永受輪回
之咎殃而師傅喚起一夜之夢能悟性真之心師傅

大恩雖闊千萬塵刼而不可報也大師曰汝秉興而
去而去興盡而來我有何干與之事乎且汝曰予子
夢人間輪回之事且汝以夢與人世分而二之也汝
夢猶未覺也莊周夢為蝴蝶蝴蝶又變為莊周莊周
之夢為蝴蝶耶蝴蝶之夢為莊周耶終不能辨之孰
知何事之為夢何事之為真耶今汝以性真為汝身
以夢為汝身之夢則汝亦以身與夢謂非一物也性
真少游孰是夢也孰非夢也性真曰予子蒙暗不下
夢非真也真非夢也望師傳說法使予子覺之大師

曰我當設金剛經大法以悟汝心而嘗有暫來弟子汝姑待之言未畢守門道人入告曰昨日所來衛夫人座下仙女八人又到請謁於大師矣大師命召之八仙女詣大師之前合掌叩頭曰弟子等雖侍衛夫人左右而實無所學未制妄念情慾乍動重譴隨至塵土一夢無人喚醒幸蒙師傅慈悲親往挈來而昨往衛夫人宮中摧謝前日之罪旋辭夫人永皈佛門伏乞師傅快赦舊愆特垂明教大師曰仙女之意雖美佛法深遠不可猝學非大德量大發願則道不能

成矣惟公女自量而處之八仙女郎退滌滿面之臙粉脂遍身之綺縠取金剪刀自剃緑雲之髮復入告曰弟子等既已變形誓不慢師傳之教訓矣大師曰善哉善哉汝等八人也至誠如此寧不感動遂引上法座講説經文其經文有白毫光射世界天雨下如亂雨等語説法將畢乃誦四句之偈性真及八尼姑皆頓悟本性大得寂滅之道大師見性真戒行純熟乃會衆弟子而言曰我本為傳道遠入中国今既得傳法之人我今行矣以袈裟一鉢淨瓶錫杖金剛經

一卷給性真遂向西天而去此後性真率蓮花道場
大衆大宣教化公與龍神人與鬼物尊重性真如六
觀大師八尼皆師事性真深得菩薩大德畢竟皆歸
於極樂世界嗚呼異哉


滄江白石漁
樵路日暮帰
来雨満衣比其
朱門深処重裘畏
湿者竟何如稀此人
視為貴不啻如蔵圖
之花放浪山水間甚
與五更霜鞋踏躡
於熱門之外者不可
同日而語也